



乡土中国的家园诗

——阎连科小说的欲望叙事及其精神追求

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 陈劲松

2023年11月28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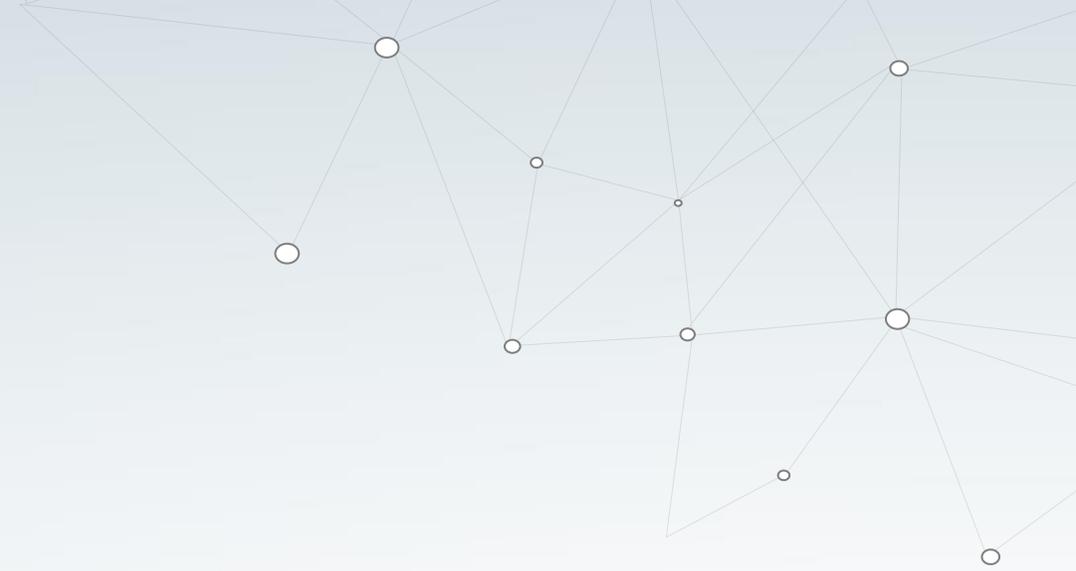
CONTENTS

目录

- 01 引言
- 02 乡土的逃离与家园的回归
- 03 逃离乡土与回归家园的悖论
- 04 结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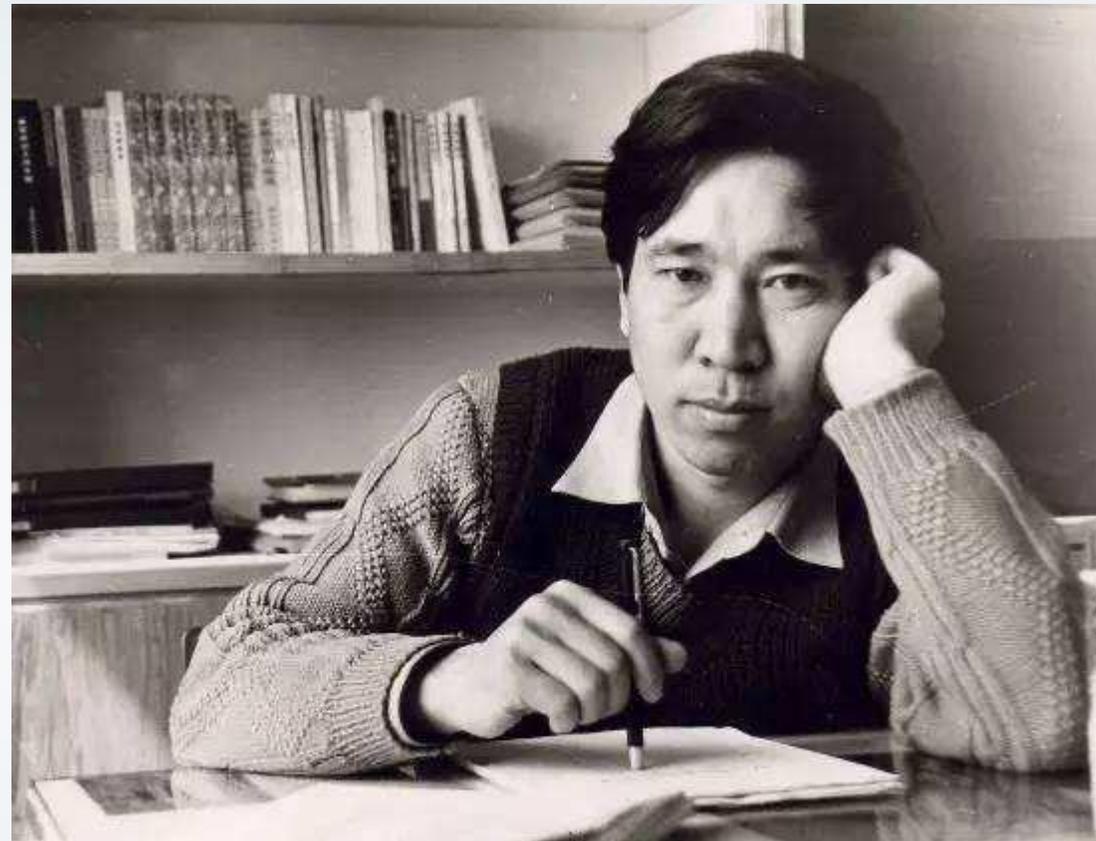
引言





一、引言

写作是面向故乡的精神扎根——这是作家阎连科对自己逾四十年创作生涯的高度概括。在《寻找精神的故乡》一文中，阎连科曾这样写道：“作家都有故乡，但作家不一定都有精神的故乡。精神的故乡，是作品生命的家园。没有家园的作品，除了一堆文字外，没血、没肉、没呼吸。这对作家来说，就是对他生命的扼杀和太阳的沦陷。因此，作家必须有他精神的故乡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他的作品永远透出一种属于作家自己的精神，使他的作品能够多活一些时日，使作家的灵魂离开他的躯体时有一歇息之地。”在找寻过程中，阎连科主要通过**“逃离与回归”**这一对立性欲望叙述母题，试图为自己、为故乡，进而为乡土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完成一首大写的**“家园诗”**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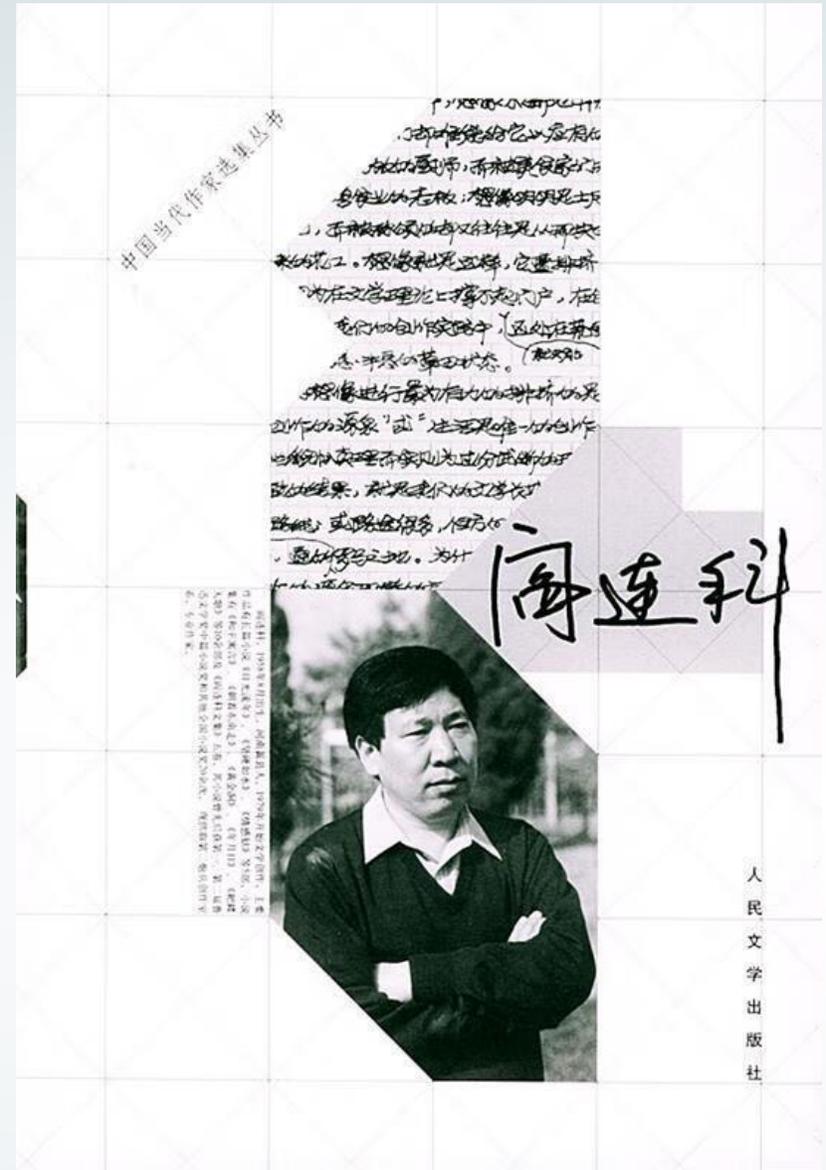


乡土的逃离与家园的回归



二、乡土的逃离与家园的回归

逃离乡村，奔赴城市，成了阎连科那一代乡村知识青年内心最真实的渴望。写作带来的成功，让他终于逃离了充满苦难与贫穷的耙耧山区。然而，肉身的逃离，终究难抵精神上对于故土的那一份难舍之情，这种情愫深深影响了阎连科的小说创作。从《两程故里》《年月日》《瑶沟人的梦》《金莲你好》等作品不难看出，逃离土地成了阎连科小说关于欲望叙述的一个重要维度。





二、乡土的逃离与家园的回归

为了逃离故土，耙耧山人常常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惨痛代价甚至人格屈辱。置身其中的阎连科，显然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，在选择了逃离故土后，又频频在小说中回望故土，如《和平战》《中士还乡》等作品。耙耧山脉作为生养阎连科的故土家园，和他最初的生命旅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，于是，回归家园，就成了耙耧山人和阎连科在逃离故土后面临的精神选择。





二、乡土的逃离与家园的回归



20世纪以来，“精神还乡”几乎成了一个郁结在所有乡土作家心中难以消逝的情结。回顾阎连科的绝大部分作品，似乎都难以逃脱“出走与回归”这一亘古不变的主题。耙耧山区是阎连科生命的家园和精神的炼狱，同时交织着作家的爱恨情仇。

不过，与其他作家重在精神层面审美地重塑乡村有着显著差异的是，阎连科重在物质层面“审丑”地直面乡村。这是他的最大特点，或许也是其局限所在。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乡村世界中形形色色、错综复杂的畸形权力形态的描写上，虽然带有一定的批判精神，但还停留于人性表层，尚需进一步深入。



逃离乡土与回归家园的悖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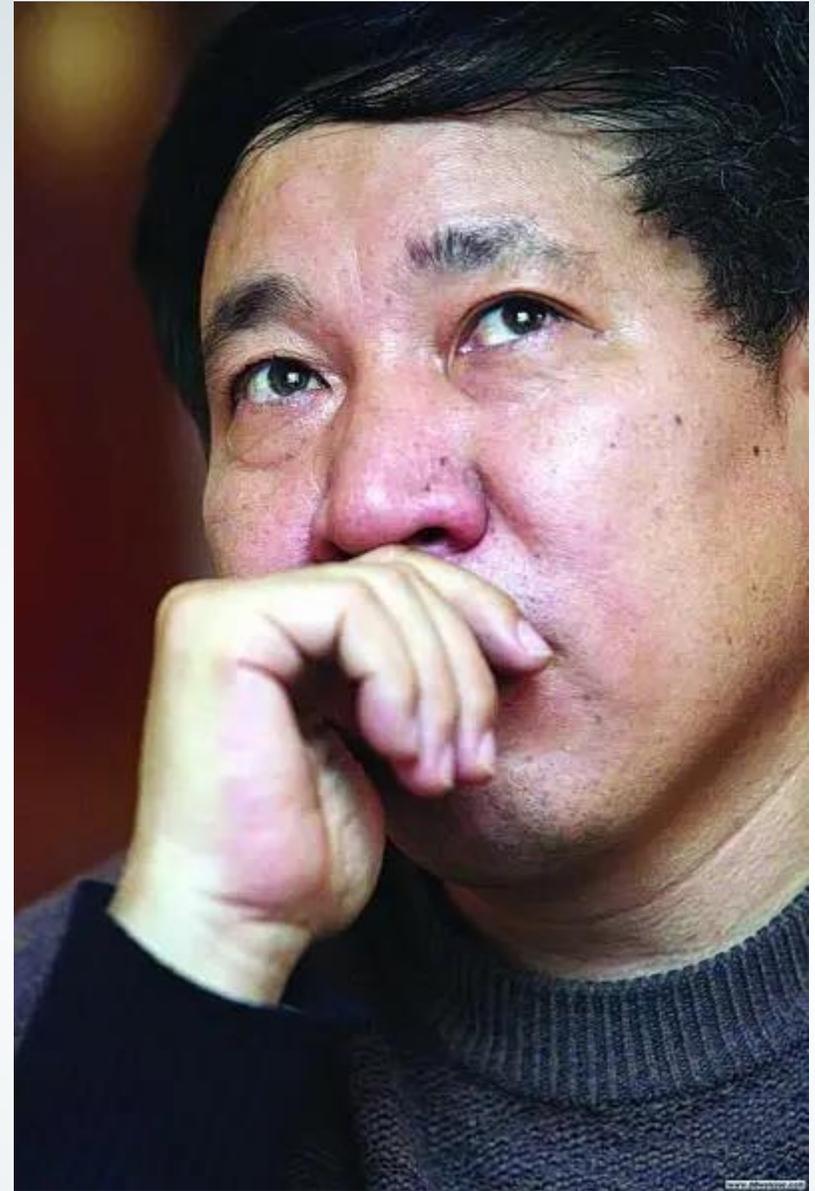


三、逃离乡土与回归家园的悖论

几乎每一个写过乡土小说的中国当代作家，都难以逃离某种情感的双重性：

与故土千丝万缕的联结，让他们在现代文明对故土的席卷中，痛悼风土人情的沦陷和传统伦理的破败，因而常常带着“乡下人”眼光和情感，去拥抱故土；另一方面，作为现代型知识分子，经过现代文明的熏陶以后，他们往往又秉持新人文主义观念，常以“城里人”的眼光，去省察故土斑驳静谧的生活状态和传统的国民心理。

这种双重文化心态，让阎连科的创作充满了现实与理想、逃离与回归、批判与认同的对立统一和巨大张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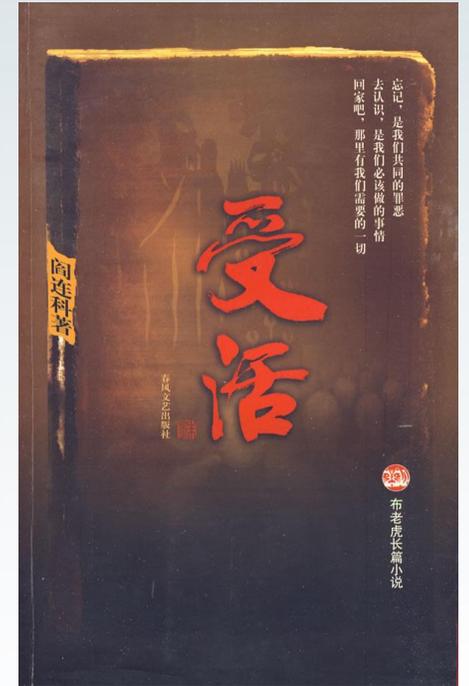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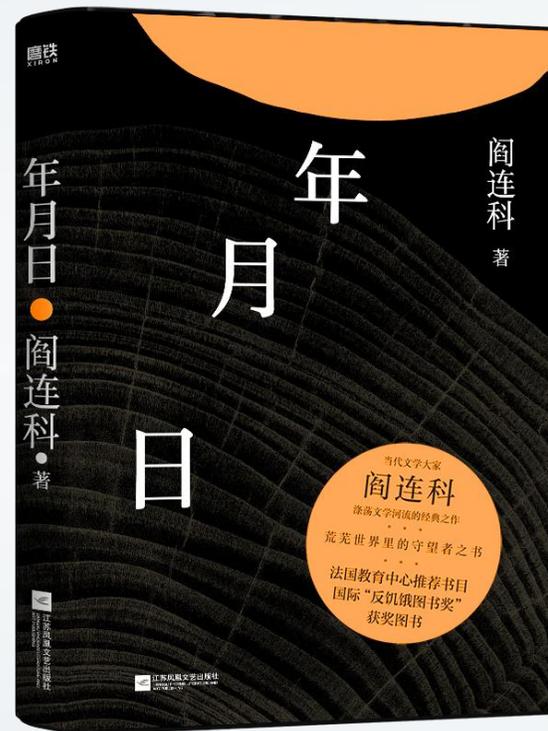




三、逃离乡土与回归家园的悖论

《受活》《年月日》《生死晶黄》《风雅颂》等作品，都充斥着这样一种悖论：城市无法融入，故土又回不去。

逃离与回归，犹如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，深深困扰着阎连科。回不去的他，能做的只有“用一个想象的、虚构的东西来抵达内心和灵魂”，进而抵达乡土中国。





结语



四、结语

作为一个“乡土的歌哭与守望”者，阎连科对于故土及其乡村文化，“既怀恋又诅咒、既眷念又反叛”，早期强烈渴望逃离，而一旦在时空上完成“逃离”之后，现代都市中漂泊无依的际遇，又让他不得不在感情上强烈渴望皈依，将故土“当成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祭在心灵的一隅，藉以来对抗物化进程中的压抑与困惑”。悖论的结果，让阎连科始终以对城市与现代文明的抵触姿态，仰仗着故土，构筑属于自己完整而独立的“耙耧”世界，将自己深深融入“耙耧山区”的同时，建构起自己的精神家园。正是在这里，他一方面呈现并剖析横亘于人类生存面前形形色色的欲望，另一方面拷问且拯救人类和自己的灵魂。逃离与回归，也就此成为阎连科欲望叙述的两个维度，以及他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。

